



编者按

市井烟火藏山海，凡人亦有灼灼光。一座城市的风骨与温情，凝于寻常百姓身影之中。今起本报推出“你就是要那束光”专栏，记者深入千岛大地，记录普通百姓于烟火日常中不曾停歇的热爱、矢志不渝的坚守与向阳而行的蜕变，让凡人微光被看见、被传递，汇聚城市正能量。

诚挚欢迎读者来电提供新闻线索，联系电话：13505805555(党报热线)。

他以舟山“菜场诗人”身份登上央视综艺频道，深情诵读原创作品，让藏于海岛市井角落的诗意，走进全国观众视野——

张旭东：我在定海南珍菜场写诗

□记者 石艳虹/文 沈磊/摄

走进定海南珍菜场，南门右侧一隅海鲜干货摊，上百种海鲜干货一方方、一叠叠，码得满满当当，咸润的海腥气息漫在空气里。戴一副厚片眼镜的张旭东立在摊前，面容温和沉静，待人接物从容淡然。来往熟客都知晓，这位守了三十年摊位的生意人，骨子里藏着一腔诗意，是远近闻名的菜场诗人。

菜场人声往喧嚣不息，逢着客流清闲的片刻，旁人忙着闲谈休憩打发时光，张旭东却倏然灵光乍现，悄然从干货堆里取出一只塑料袋，从中掏出本子，提笔伏案，寥寥数笔便将市井心绪落笔成诗。熟悉他的人一看秒懂：老张来灵感了！——那道藏在心底的“光”，又亮了！

今年4月初，张旭东以“菜场诗人”的身份登上央视综艺频道，在镜头前深情诵读了原创诗作《春雨里，我在菜场写诗》，让藏于海岛市井角落的诗意，走进全国观众视野。

半生浮沉皆在菜场谋生，终日与鱼虾海味为伴，在嘈杂俗世里坚守文学热爱，文学于张旭东而言，究竟是什么？带着疑问，记者来到他的干货摊，聆听这位市井诗人藏在摊头的人生故事。



拾光小记

诗意不在远方 在生活的缝隙里

□记者 石艳虹

采访之前，我曾很世俗地认为，“诗人”这一身份是他对“菜场摊主”这一身份的逃离与反抗，期待对方能讲述一个轰轰烈烈的对抗平凡生活的故事。直到走进他的干货摊，看他如何在客流的间隙里，从塑料袋中抽出本子、提笔、落字，行云流水般自然，我才明白：他的诗不是对菜场的逃离，而是对菜场的凝望。

他写鱼鲞“睁着眼游近笔尖”，写二维码“在晨光里睁开眼睛”，写数钱的手“比谁都接近远方”——这些句子，只有真正把这方摊当成老友才能写得出来。

是啊，我们总习惯把“诗意”安放在远方、山野、书斋，却常常忽略，最饱满的诗意恰恰生长在最粗砺的日常里。

张旭东这位“菜场诗人”的可贵，不在于他在“菜场里写诗”，而在于他用诗这束光照亮了菜场的角落，为平凡人生书写不平凡。他让我们相信：生活从来不是诗的反面，只要你愿意低头凝视，每一粒虾皮里都藏着一片海。

春雨里 我在菜场写诗

张旭东

春雨在无心无肺地敲打
一尾黄花鱼鲞似乎睁着眼游近我的笔尖

淡菜干好像张开又合上
像某个遥远的子夜你未说完的话

水汽从热腾腾的紫菜虾皮里上升再滑落
打湿了纸上的字迹
我倾听着记忆的呼吸

对虾干仿佛在塑料筐里跳动
一下又一下像极了你走时我胸口停不下的疼

1 “就让一条鱼想起遥远的海”

与记者交谈时，张旭东转身抽出这只塑料袋。里面有十几本笔记本，有些已经泛黄。他小心翼翼地翻开，是一篇篇文学评论或散文，字迹秀气工整，落款写着“浙江定海张旭东 90(年)”。那是镌刻着张旭东年少滚烫的文学初心。

生于1970年的张旭东，从小钟情文学。小学三四年级起就读《红楼梦》，宁愿一个月吃冷饭也要从中华书局购一套《史记》。爱读书的同时，他也爱上了写诗，因为写得好，同学们叫他“小李白”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全国各地涌现文学热。笔墨诗文成为一代人的青春信仰，风华正茂的张旭东，满心奔赴文学天地。

“留过长发，烫过卷发。”他用手在肩头比划。那时候，他与志同道合的文友彻夜谈诗论道、提笔撰文，满腔热忱奔赴文学理想。

1988年，张旭东牵头组建翔宇文学协会。当时舟山各类文学社团不少，但“翔宇”是唯一拥有跨省会员的文学社团。6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会员，每月寄来6元会费，他和朋友每月刊印两期报纸、一期杂志，邮寄过去。

彼时的他意气风发，满心以为自己这一生会像年轻的李白那样踏遍山河、以诗为伴，朋友成群。

可岁月辗转，年少理想终究要直面人间烟火。一腔文人傲骨的他，不愿囿于刻板职场，开过书店、小饭店、服装店，但皆不尽如人意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父亲拉上他一起经营机械厂，因父亲严格，受不了“被唠叨”的他，撑了没几年便不干了。

几番人生跌宕，困顿迷茫之际，他躲到高中班主任家。班主任心疼这位出口成章的学生，不但收留照顾，还到处打听给他找出路。恰逢南珍菜场刚刚建成，班主任给他出主意：“要不，去菜场摆个摊位吧？”

1996年，昔日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，正式扎根菜场，守起一方海鲜干货小摊。自此，娶妻生子，早起晚归，进货守摊，琐碎繁杂的烟火日常，渐渐将年少诗意深藏心底，文学梦想被迫暂时搁浅。

“到今年，一晃整整三十年过去了！”张旭东感叹。一方小小摊位稳住了人间生计，却未曾磨灭心底的那份热爱。市井喧嚣磨平年少棱角，却熄不灭心中微光，犹如他在《一条鱼致敬2024》里所写：新年/就让一条鱼想起/遥远的海/说起往事像做着白茫茫的梦……

2 “我的摊位是涨潮中永不沉没的岛”

动的习惯——每日午饭、晚饭必喝二两酒解乏。下午，夫妻俩一起守摊，直到傍晚六点左右收摊。

“这三十年，摊位就关过一天。”头发已花白的张旭东对此记忆深刻。无论家事琐事，夫妻俩彼此搭把手，从未耽误营生。踏踏实实做生意，他的摊位从最初的四五平方米做到如今三十多平方米，积累了一批回头客，生意一直稳定。

日复一日，寒来暑往，三十年风雨无阻，这份坚守早已融入日常。张旭东从毛头小伙熬成了“老张”。

他在自己的诗里曾自豪地感叹：我的摊位是四季中永不打烊的春/我的摊位是涨潮中永不沉没的岛。

安稳的烟火生活，抚平了生活奔波的疲惫，却也让他陷入内心的精神空虚。2010年前后，步入中年的张旭东倦了，内心却愈发空寂，像在海滨浅水区的鱼，游不畅快。这时，漂泊半生的诗意情怀，像涨潮时的海浪，又一次涌上心头——他重新提笔写诗。

他特意在摊位上备了一只塑料袋，装上纸笔。

灵感来了，先用只有自己认得出的潦草字迹记下来，回头再找时间誊抄。他爱上了户外徒步，还组建了户外徒步团队，每月向妻子“请假”两三次，去爬山赏景，为所见之美景赋诗，像他的偶像李白那样。

2017年，记者通过虎行户外团队认识了他，关于他的一篇报道在《舟山晚报》发表。

张旭东回忆，报道见报后，摊位上的生意更好了，以前的老朋友们也找上了门。市作协主席白马专程跑到菜场，把他拉回诗人圈。他加入了市作协、舟山海岸线诗社，跟年轻时交下的文学老友又熟络起来，仿佛回到了30多年前为文学痴狂的日子。



张旭东诗稿原件

3 “春雨里，我在菜场写诗”

写诗，写什么呢？守摊单调，写诗却给他带来了趣味和力量。这一方干货摊成了他的灵感来源。那些沉默的鱼鲞、淡菜、对虾，在他的句子里有了表情，有了心事。

雨天，客人稀少，清闲无聊涌上心头，他写下：我坐在南珍菜场里卖海鲜/闲了读诗看文/海子，三毛/重复着轮换着/如时断时续的雨/朦胧里带着萧冷……

“五一”劳动节，他守摊，还有摊位上的干货像老伙计一样陪着他，他写下：二维码在五一的晨光里睁开眼睛/鱼鲞虾干在精致的包装袋里/练习着笑容迎客/紫菜虾皮在练习着绝配的二重唱……

冬去春来，春意悄然通过菜场向他发送信号：摊位前走过一个飘香的妹子/我怀疑那细腰里藏着希望的春天/不然怎么那蹦跶的对虾/也想凑上去亲上一口……

钱包鼓了，底气足了。走不出去的他，对去不

于这个多雨的春日最新创作的。

“希望能为每样海鲜干货写一首诗。”张旭东告诉记者，摊位上的每样干货，他都再熟悉不过，如老友充满感情。

岁月历经风雨波折，生活亦有难处坎坷。妻子腰椎不好，前些年发病最严重时在床上躺了个把月。他早出晚归守摊，又要照顾妻子，“小苦吃煞”。而他从未将生活苦楚写入诗文。

“写诗不是为了发泄情绪，而是一种爱好，是神圣的热爱。”他希望自己的诗文纯粹、干净。

每一首诗，他都认真留存，还专门打理微信公众号“渔哥船说”记录。

岁月从容，心境淡然，他满心期许，待到日后卸下忙碌安享清闲，将数十年积攒的诗词文稿整理成册，编撰成书。

那一道自年少时期点亮心底的文学微光，历经风雨洗礼，穿过市井喧嚣，始终澄澈明亮。在寻常平凡的岁月里，温柔发光。